

甄二爷的陷阱困住了狼王一家

11



祁连山 著
九州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描写祁连山脚下藏区草原游牧生活和狩猎生活的小说,以祁连山最后一个猎人——甄二爷的一生为线索,书写了一个剿匪英雄、一个普通猎人、一个农民牧人伟大而平凡的一生,他的理想、追求、爱情……而祁连山枪手的消失,意味着一个纷争时代的结束……

[上期回顾]

肆虐当地的土匪终于被解放军消灭了,甄二爷也分得了土地,从猎人变成了农民。土匪虽然没了,狼却多了起来……

畅销小说

这只狼王曾被桦树湾人用夹脑夹住过,一起被夹住的还有它的三个兄弟。但只有它毅然决然地将嘴伸向那条被夹住的前腿,强忍痛咬了起来,只几下就咬断了,然后它十分留恋地望了望那半截留在铁夹脑上的残腿,飞也似的朝身后的山梁逃去。逃上山梁后,它坐下来,一边舐着残腿的伤口,一边十分痛惜地看着它那几个缺乏勇气的难兄难弟。

果然不出它意料,不一会儿,村民们就拿着木杈铁杆之类的东西赶来了。他们看着蜷缩着的三只狼,又看了看那半截残腿,手搭凉棚望着兀自蹲在山梁上疗伤和嚎叫的大灰狼啧啧称奇。而后村民们就用铁丝扎住了那三只狼的嘴,卸下夹脑将它们像牵狗似的牵回了村子。它知道等待它们的命运,肯定是活剥了皮后又放掉的。人类的残忍是令人发指的,他们将狼绑在木架上,慢慢地活剥皮,让它们慢慢疼痛而死!有一只狼被剥了皮之后,仍然赤露着胴体跑了几百米后才倒地死亡的故事,被桦树湾的村民啧啧称奇并流传了很久。

大灰狼决定复仇。在它的瘸腿痊愈后,就整夜整夜地游荡在桦树湾的周围,凭着灵敏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嗅觉,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屠杀它部属的刽子手——四十多岁的男人张“骗巴”(屠夫),一番对峙后咬死了他。

这一消息在桦树湾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人们清楚地知道这是瘸狼在报仇。于是参与了捕狼行动的男人女人们在这个冬天惶惶不安,唯恐一不小心遭到瘸狼的毒口。整个桦树湾的人们都在商议如何将这牲畜除掉,人们下诱饵做扣子,竖吊杆铺夹脑,各种办法都使尽了,那畜生就像诸葛亮孔明刘备温能掐会算

一样,巧妙地躲过这些暗器机关,依然将村民家里的羯羊牛犊儿或拖走或杀死。自从夹脑夹掉了它的一只后腿,它似乎对这个埋在地下东西的功能研究得一清二楚。在一个小雪的早晨,人们清楚地看见在雪地上它用蹦跳的三条腿挪运石头土块,将夹脑的机关引发后长驱直入羊圈的痕迹。无奈之下,民兵们违反纪律,天刚黑,便背着枪在村庄里游走,希望将这畜生一枪毙命。但瘸狼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他们白白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浪费了不少子弹。

如果这次不是它们惹恼了谢队长,让这个在桦树湾具有绝对权威的重量级人物出马,叫猎人出身的甄二爷用陷阱捕捉的话,这次仍然恐怕连瘸狼的家属也不会捉到的。

陷阱里掉进瘸狼的家属后,桦树湾人听从谢队长的命令,静静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等待着瘸狼跳进陷阱,让他们将它一家老小一锅儿端了。

母狼和尕狼娃掉进陷阱的第一天,瘸狼只是站在高处的山梁上发出声声长嚎,呼喊着母子二狼跳出陷阱。陷阱中的母狼也在长嚎,一呼一叫中似乎在诉说着急切的盼望与绝望、无奈。那母狼在陷阱中起先奔赴跳跃,试图跳出来,但那陷阱太深了,它根本无法跳出来!

经过了无数次的蹦跳后,母狼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希望破灭后的母狼静静地卧在地下养精蓄锐,精力充足后它在坑底不停地走动,用嘴叼着狼崽子一次次地甩向坑口,希望能拯救这个涉世未深的孩子。

到第二天时,狼母子饥饿交加,精疲力竭了,只是静静地趴在坑底,等待瘸狼能想办法把它们

娘俩救出来。因为头天晚上,瘸狼来到坑口,不停地徘徊踱步,用嚎叫声和它们狼族才能看得懂形体语言安慰和鼓励它们母子:它会想办法救它们出来的。

第三天,瘸狼逃进祁连山深处一天没露面,天黑时,它自己吃得饱饱的,并叼了一只兔子扔进坑里。那一夜,它不停地来回奔波在灌木丛与陷阱之间,一瘸一拐地叼树枝、枯草之类的东西扔进坑里。桦树湾的村民们明白了,这家伙想把坑填满,救娘俩出来。桦树湾人阴险地笑了,等到第七天,陷阱中已经填了一尺多厚的枯枝败叶的时候,谢队长拿了根长铁杈,将坑中的树枝挑出来,一绳子捆了背回家做柴火用。

瘸狼彻底绝望了,它不停地嚎叫,声音里充满了悲壮。后半夜,它跳进了陷阱,同母狼一起不停地用爪子刨坑壁上的沙土,想填高坑底,带领一家人跳出陷阱。但祁连山的初春大地尚未解冻,洞壁的沙土坚硬如铁,直刨得夫妻俩爪子鲜血淋漓。

“瘸狼跳进陷阱了!”桦树湾的村民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男人女人小孩纷纷聚拢在陷阱旁,来看这只让他们在一个冬天惶恐不安连个囫囵觉也没睡成的瘸狼。但看到瘸狼夫妻那鲜血淋漓的爪子和坑壁上刨下的道道痕迹后,村民们面面相觑不发一言,许多老太婆尕媳妇神色黯然地离开了。谢队长蹲在坑边吧嗒吧嗒地连抽了十几瓶旱烟后,黑着脸对那些男人说:“拉上来放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男人们啥也不敢说,用钓竿将瘸狼一家拉上来后放了。村民们看着瘸狼一家走走停停,频频回望着他们,最后融入祁连山脚下的灌木丛中不见了。

自此以后,这个瘸狼家族的

成员再也没有侵扰过桦树湾。但在桦树湾人的记忆中,瘸狼一家成了一块永远抹不去的鲜亮色彩。瘸狼做梦也没想到,那个陷阱不但没有成为覆灭它一家的滑铁卢,反而成了拷问桦树湾人良心道德的祭坛!放走瘸狼一家的那一夜,桦树湾所有女人问她们的丈夫:“如果我和娃娃掉进陷阱里,你会不会像瘸狼一样不顾自己的性命来救我们娘儿们?”问得男人们心惊肉跳。

但是,瘸狼一家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日后的主角是那匹狼崽。

那天,它们一家三口一边回望着那些人,一边飞也似的逃进树林,想着那几天在陷阱里的日子,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狼崽知道,父亲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觊觎过那个依山而建的小村子里的鸡鸭牛羊,尽管那些牛群羊群对它们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那不是父亲和母亲怕了小村庄里的人们,尽管这个小村庄里的人非常聪明,让它们在狼生中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滑铁卢,使父亲永远失去了狼王的尊贵地位,而是因为感激小村庄人们的不杀之恩!

它清楚地记得,那天它们一家三口融入丛林回到狼群后,狼群立马对它们另眼相看。它们先是围上来转着圈对它们近距离观看,而后有一只正值壮年的公狼贴近它们耸动着鼻子嗅闻,终于,它从它们身上闻到了人类那带有烟火味的特有气息。它立马嚎叫了一声,宣布将它们一家打人另册,接着目露凶光,率先发动了袭击。瘸狼与它打斗了三个回合后便败退下来,拖着残腿落荒而逃。狼崽与母狼自然在劫难逃,被咬得体无完肤,险些丧命在同胞的坚牙利齿之下。

之后的好多日子里,它们一

家三口在祁连山麓里小心翼翼地流浪。它们不但要躲避人类的袭击,更要不断地边走边嗅,去查看别的狼群撒下的尿味,以防误入别人的领域遭到攻击。过了一个多月后,它们身上的人类的气息被雪水和空气洗刷和稀释后,它们才被狼群重新接纳。但瘸狼离开狼群的这段日子里,狼群内部上层发生了剧烈的政变。那些壮硕而年轻的公狼为了争夺狼王的位置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天之后,直到一只有着黑眼线的三岁公狼击败所有敌手,被众狼承认为狼王而告终。

回到狼群后,瘸狼已全然没有了昔日狼王的威猛与尊贵,饱经沧桑的它一眼便察觉了狼群的变化,且察觉到狼群对新狼王的蔑视与尊重,较之前对它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知道大势已去,它再也无法与新狼王一争高下了,于是它识时务地表示了对新狼王的蔑视与尊重。但新狼王却容纳不下它,还是对它发起了残忍的攻击,直到将它永远地逐出狼群,让它在草原上游荡,直至一年后冻饿而死,永远地结束了它作为祁连山麓一只狼王拥有过辉煌、尊贵、艰辛,甚至屈辱的一生!

而母狼回到狼群后,不久便被新狼王纳为爱妃,继续为新狼王生儿育女去了。小狼跟着狼群转战奔袭,在学习打猎技术,与同伴们嬉戏玩耍,尤其与人类斗智斗勇中逐渐成长起来。在它从一个小小的狼崽成长为一只壮硕的公狼短暂而又漫长的几年时光中,它充分体验了作为一只狼生存的艰辛。

在小狼逐渐成熟乃至强壮的同时,黑眼线狼王的身体不断衰败,权威在不断式微。在狼王指挥的一次围猎失败后,小狼便开始觊觎王位。

黄立德的惊天大秘密



高大勇 黄永辉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博物馆从某拍卖会上定向收购了一件价值千万的官窑重器,著名收藏家黄立德却点破这是一件传说中的“朱仿”——圈内第一造假高手朱伯勤的伪作。佟教授难以面对如此不堪的事实,羞愤难当,竟自杀身亡,临死前将女儿托付给了自己的学生郑岩。郑岩为了替恩师讨还一个公道,开始探寻“朱仿”的秘密,但知道真相后却让他几度消沉……

[上期回顾]

郑岩、海生和同在安蒂克公司工作的黄忆江设下一个圈套,准备套出祁三爷砸“朱仿”的幕后主使人,谁料关键时刻还是露馅儿了。当他们再商量对策时,却从报上看到了祁三爷跳楼自杀的消息……

当代小说

刘闯送黄立德到了古玩界大佬张老家。黄立德坐下开门见山地说:“我有点事儿,想劳您帮个忙。”

“你的忙我是一定要帮的。”张老点头说。黄立德说:“帮我找个人。”“找什么人?”“朱伯勤!”

张老愣了一下:“朱伯勤?!这个人不是早就死了吗?”黄立德:“如果他真的死了,我就不麻烦您了!”

“哦?要是你说一个人没死,那他一定还活着……小事一桩,我帮你打听打听就是了……”

黄立德离开张家别墅,张老无声地出现在书房窗口,他目送黄立德上车离去,眼中露出凶光,如鹰隼盯上了一只猎物。很快,黄立德接到张老的回话。

刘闯问:“张老打听到朱伯勤的消息了?”

“嗯……有一点可以确定了,朱伯勤确实没有死,但他已经疯了,住在某个精神病院,具体是哪儿不知道。”

刘闯思索着:“要这么说,最近那两件朱仿是他发疯以前做的?”

此时,奔波了一天的郑岩回到公司大办公室,天色已晚。黄忆江还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摆弄着郑岩母亲留下的一个红木盒子,那里面摆放着郑岩的身世秘密,但郑岩一直打不开。黄忆江也一筹莫展。她和郑岩商量了一下,决定找黄立德帮忙。

第二天,郑岩提着装有红木盒子的布兜跟随黄忆江走进盛嘉艺术品经纪公司院子。

黄立德请郑岩落座,说:

“那个盒子的事儿忆江都跟我说了,你带来了吗?”

“带来了。”郑岩从包里取出盒子放到桌上,“有劳黄先生了。”

黄立德微微一笑,说:“我试试看。”稍稍停顿片刻,凝神看着盒子上的机关,先移动了两个“图眼”,然后又移动了左右各一块,接下来的步骤非常复杂繁琐,时疾时缓,偶尔还要停下来沉思片刻,颇费心力,额头已冒汗。

费时良久,黄立德终于完成了所有的步骤,拼成一幅完整的“龙凤呈祥”机关图。

随着机关图完成的一瞬间,盒盖的中央位置“啪”的一声露出一个锁孔,旁边同时闪现出一道条形凹槽,里面卧着一把黄金锁匙。

黄立德摘下眼镜,挑出黄金锁匙插入锁孔,平心静气地拨弄了一会儿,盒子盖“啪”的一下弹起。

黄立德长出了一口气,抽出一块纸巾擦着汗。眼光已经看见了盒子中的东西,不觉心头“突”的一跳,脸上闪过一丝错愕神情。

黄忆江站起身,道:“咱们出去一下吧……”黄忆江悄悄指了指郑岩。

黄立德会意,说:“哦,好好……”把盒子对到郑岩面前,起身和黄忆江走出办公室。

郑岩打开盒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旧照片,当场就被惊呆了,这是母亲和一个男人的合影,而这个男人正是朱伯勤!他在朱伯勤的档案材料中见过他的照片,虽然相差了十几岁,但还是能一眼就认出来。

郑岩心头“突突”乱跳,忍不住拿起照片仔细端详,发现

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小字:伯勤怀英合影留念,天荒地老,永结同心。

“朱伯勤是我父亲?!不可能?!绝不可能?!”郑岩脑中思绪狂涌,一时间情绪激动,难以遏制。

郑岩吃力地放下照片,突然看到盒子里还有两本宣纸线装的笔记。他顿感紧张,隐隐觉得里面可能会记载一些重要的信息。不禁拿起来翻看,笔记分上下两册,图文并茂,并未有郑岩想象中的信息,却记录着历代官窑瓷器的用料配方,烧制工艺流程,器型图案,以及纹饰笔法等等。

郑岩又一次呆住了,口中喃喃道:“朱仿,朱仿!”

郑岩和黄忆江走后,黄立德回到办公室坐在桌旁发呆,朱伯勤和郑怀英的合影在他脑海里不断闪现……

刘闯走过来,发现他神情异常,不禁问:“您怎么了?”

“没想到朱伯勤还有个儿子!”黄立德喃喃道。

“什么?”刘闯颇感意外。

“就是郑岩!”

“啊?!您怎么知道的?”刘闯吃了一惊。

“机关盒里有张照片,是朱伯勤和郑岩母亲的合影。”

黄立德说:“我最关心的还不是这个,就算他们是父子关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盒子里还有一套秘籍!”

“什么秘籍?!”刘闯疑惑不解。

“很可能就是朱仿的秘籍!专门做高仿的秘籍!我听朱伯勤提起过,但从来没见过,据说是他师父传给他的。这套秘籍记录着历代官窑瓷器的用料配方,烧制工艺流程,器型图案,

以及纹饰笔法,是一套独门秘籍……那可是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一定要想办法拿到这个秘籍。”黄立德暗暗打定主意。

黄立德稍加思忖,又说:“郑岩一旦得到了秘籍,朱仿对他就不再是秘密了!除了我之外,他也能认出朱仿!”

“能认出来又怎么样?反正朱伯勤已经疯了,以后不会再有朱仿出现了。”刘闯不以为然道。

“谁说不会!”

深夜时分,在盛嘉艺术品经纪公司内,黄立德带着刘闯来到四合院的一间屋子面前。

黄立德望了刘闯一眼,说:“这间房永远都上着锁,除了我谁都没进去过,包括你在内,对不对?”

刘闯点点头。

“是一个很大的秘密,连你都不知道的一个秘密……今天我破门打开,让你看到到底是什么……”黄立德拿钥匙开了门,二人走了进去。

刘闯好奇地扫视着,里面是一间瓷器收藏室,中央一张大桌案上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几十件各式各样的官窑瓷器,每一件都是光彩夺目的瓷中珍品。

刘闯震惊道:“真没想到您还收藏了这么多官窑重器……”

“它们是官窑不假,不过还要在前面加一个‘仿’字……”

刘闯吃了一惊,“仿官窑?您的意思——那些瓷器都是假的……”

黄立德停顿了一会儿,目光轻轻扫遍屋内的每一件瓷器,说:“市博收购的那个粉彩大瓶,祁三爷砸的那个五彩大罐,还有这批瓷器,都是出自一

个人之手……”

刘闯大惊道:“朱伯勤?!您的意思是这么多瓷器都是——朱仿?!”

“要不怎么说这是一个大秘密呢!”黄立德说。

“本来我并不着急,打算细水长流一件一件地出,什么时候手头紧了,就走一件,可现在突然出现这么多变故,不能再等了,必须抓紧时间出货,一把走掉。”

“市面上一下子冒出几十件连历不明的官窑瓷器,谁敢买?”刘闯感到有些难以想象。

“是呀,关键问题就是来历不明!所以,必须要包装一下,让来历不明变成传承有序!”

“怎么包装?”

“送它们出国留学!”黄立德目光隐含深意。

夜已深,黄立德紧盯着刘闯把三十几件官窑瓷器一一打包,装到专门定制的箱子内。他身边站着一个干练的运货人和他的助手。

黄立德拿过一个密码箱,打开,里面装满了现金。他对送货人说:“这是运费,让你们费心了。”

黄立德和刘闯目送货车悄然消失在夜色中。

黄立德说:“如果一切顺利,三天后就到香港了……”

刘闯叹息:“唉,成本也忒高了点,包装要花一千万,光运费就一百万……”

黄立德看他一眼,说:“花千把万换几个亿回来,你觉得不值吗?”

刘闯目瞪口呆:“几个亿?”

“这就是它们留学回来以后的身价!”黄立德语气透着自信。

4